

论施莱尔马赫的普遍方法论解释学

蔡熙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湖南长沙, 418001)

摘要: 施莱尔马赫的普遍方法论解释学把解释学定义为理解的艺术, 以理解本身而不是以具体内容作为解释学研究的对象, 规定了解释的方法——语法解释和心理解释, 明确了解释的任务——比作者理解得更好, 从而将传统的解释学循环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为后人开辟独立的认识论、方法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 施莱尔马赫; 普遍解释学; 理解的艺术; 解释的方法; 解释的任务; 语言学; 哲学

中图分类号: B516.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10)03-0028-04

19世纪德国哲学家, 古希腊语文学家施莱尔马赫(F. Scheiermacher)一方面将解释的对象从圣经和罗马法等经典文本扩展到一般的世俗文本, 从神圣作者扩展到世俗作者; 另一方面, 他将从个别片断的解释学规则发展到科学和艺术的解释学体系, 实现了解释学从特殊到一般的转向, 从而成为西方的“解释学之父”。施莱尔马赫的解释学是方法论的, 他的方法论解释学经由狄尔泰、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人的发展, 成为本体论解释学。本文拟从普遍解释学关于理解的艺术、解释学循环、解释的任务、普遍方法论解释学的意义等四个方面对施莱尔马赫的普遍方法论解释学作为深入的探讨。

一、普遍解释学: 理解的艺术

怎样理解文本? 理解本身是如何发生的? 这是施莱尔马赫解释学理论的核心所在。在他看来, 解释学不能局限于书面材料, 在日常谈话中, 也要运用解释学; 解释学也不能局限于外语, 在母语中, 无论是口头语还是书面语, 都包含有陌生的成份。由此, 他提出了普遍解释学(the general hermeneutic)。他指出, “全面理解一种话语或一部作品是艺术事业, 要求使用艺术或技术理论, 我们称之为解释学”。^{[1](35)}施莱尔马赫被誉为解释学之父, 其最大贡献在于在解释学历史上首次确定了以理解本身而不是以具体内容, 如神学、文学、法学、历史学等作为解释学研究对象, 从而使解释学成为哲学, 一种方法论。“解释学只研究理解

的艺术, 不研究介绍理解的内容, 介绍理解的内容只不过是表达艺术的一个组成部分。”^{[1](96)}

(一) 普遍解释学是避免误解的艺术

“解释的艺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 误解会理所当然地发生。解释的目的就是避免误解。”^{[1](110)}在施莱尔马赫看来, 解释学有其特殊的兴趣。理解有困难的地方就需要解释的艺术, 误解很容易发生, 即使最司空见惯的事物也会被人误解。话题越复杂, 越具有创造性, 越容易发生误解。真正的理解需要付出艰辛的劳动, 需要慎之又慎。解释学基于表达者与接受者拥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表达问题的方式。他将误解分作两类, 一是质的误解, 一是量的误解。既要避免对作品内容的质的误解, 又要避免对作品语调的量的误解。如果把语言的说话方式混为一谈, 把两个字的意义混为一谈, 那么客观的质的误解就会发生。如果人们错过了言说方式的的发展潜力或表达者所赋予的价值, 那么主观的量的误解就会发生。同样, 如果解释者误解了言说方式的重要性, 那么客观的量的误解就会发生。质的误解源于量的误解, 但量的误解人们较少关注。

(二) 解释学是理解的艺术

要弄清解释学是理解的艺术, 必须首先厘清解释的两种方法: 语法解释和心理解释。

在施莱尔马赫之前, 阿斯特把理解分为三种, 即历史理解、语法理解、心理理解, 并且将心理理解当作最高层次的理解, 从而把解释学仅仅界定为发现文本意义的艺术。因此, 他虽然把解释学分成三类, 但归根结底, 只有一种解释学, 即意义解释学。施莱尔

马赫把解释的对象定位于理解本身,明确指出,“解释方法只有两种,语法解释和心理解释”。^{[1](103)}在施莱尔马赫看来,所谓语法解释,就是把语言本身作为关注的中心,个体的作者只不过是探索语言性质和条件的案例研究,解释者千方百计复制作者和听众所共同理解的语言圈(sphere of language)。“语言是解释学唯一的预设条件,包括客观的、主观的前提在内的一切东西唯有在语言中才能实现。”^{[1](50)}由此,他规定了解释学两方面的任务,一是从特定用法中决定本质意义,一是从意义中弄清未知的用法。所谓技术-心理解释就是把作者对语言的理解看得至关重要。在1819年的提纲中,施莱尔马赫把这一任务描述为全面理解作品的风格。解释者通过洞察作者对语言的独特使用而洞悉作品的独特风格。后来他又把技术-心理解释细分成技术解释和心理解释。前者用于作者介绍信息的形式和组织,后者则思考迫使作者进行沟通的最初理念。

关于语法解释和心理解释的地位问题,随着解释学思想的深化,施莱尔马赫的态度前后有所变化。在《手稿二》中,他说,“只是在相对意义上,才能称语法解释为低级解释,称心理解释为高级解释。”^{[1](68)}在《手稿三》中,他指出,“解释学的两大方法在地位上是完全平等的,没有高下之别,称语法解释为低级解释,称心理解释为高级解释是不正确的。”^{[1](99)}其理由是,如果人们把语言仅仅当作交流思想的手段,那么心理解释就位居较高层面,使用语法解释只是为了扫清最初的障碍;再者,因为语法解释和语言协调人们的思维,如果解释者把人类及其表达仅仅看作展示自身的机遇,那么语法解释和语言就位居较高层面,心理解释和个人经历就位居较低层面,从这种双重关系看,二者的地位是完全平等的。

解释的双重性,使理解成为一门艺术。其一,语法解释和心理解释本身是一门艺术。二者均从无限不确定的东西中构建有限、确定的东西。语言是无限度的,每一因素皆由其他因素以特殊方式来确定。心理解释亦然。因为人的直觉本身是无限度的,而且对人的外在影响会对消失到无限之中去的东​​西产生影响。其二,为了实现语法解释就要完全了解语言,为了实现心理解释就要完全了解作者本人。然而由于解释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动态过程,它随时处于修正和补充之中,语言的生命和人的经历构成了无限视域,因此这两种完全了解是不可能的。这就要在语法解释和心理解释之间来回运动。解释的互动最终使解释学成为一门艺术。

解释艺术的成功取决于两种能力,一是解释者的语言能力,一是解释者对作者的了解能力。全面理解

的实现是语法解释和心理解释相互运动的结果。“语言能力”指的不是学习外语的能力,而是指对语言的掌握,对语言类似性和差异性的掌握。对“作者的了解能力”尤其是要了解决定思想建构的主体因素。在施莱尔马赫看来,解释学中出现的诸多错误,皆是由于缺乏这两种能力造成的。

二、解释学循环(Hermeutical circle)

解释学循环的最早提出者是德国古希腊文化学者阿斯特(Ast),他在研究“古希腊罗马精神”时发现存在这样一种循环关系:“犹如整体只有从部分中得到理解一样,部分也只有从整体中才能得到理解。”^{[1](196)}阿斯特提出的解释学循环,是纯文本内部的整体与部分的解释学循环,这种循环仅仅局限于语文学原则,即文本自身原则,它是一种局部解释学或特殊解释学。在阿斯特的基础上,施莱尔马赫使解释学循环的概念头一次得到了系统的表述,并成了他的普遍解释学的核心理论。

由于解释学是一门避免误解的学问,而避免误解的途径便是解释学循环。在施莱尔马赫那里,语法解释和心理解释是互补的,二者没有高下之别,因此解释学循环既适用于语法解释,又适用于心理解释,这就扩大了局部解释学循环的范围,将其从语法层面拓展到了心理层面。语法解释和心理解释都是从概观文本开始的。其目的在于理解作品的统一性和主要特征。但在心理解释中,作品的统一性和主题被视为推动作者的动态原则,作品的基本特征被视为独特性,在动态中展示自己。

施莱尔马赫认为,“词汇和作者所处时代的历史共同构成一个整体,要从整体中理解部分,才能理解作品。反之亦然。”^{[1](113)}因为完整的知识总是涉及一个明显的循环,即从部分理解整体,再从整体理解部分。科学知识必须以这种方法来建构。将解释者置于作者的位置就要坚持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一方面,如果我们对作者了解越多,就越有资格从事解释;另一方面,理解一个文本不能一蹴而就。每一次阅读都让我们更有资格进行解释,因为阅读能增加我们的知识。

解释学循环中体现出来的部分与整体的矛盾,施莱尔马赫以直觉和比较方法来加以解决。“直觉方法是把作者作为个体而顿悟作者,比较方法则是在直觉方法的基础之上,把作者纳入一般类型,把该作者与同一类型的其他作者比较后发现其独特性。直觉的知识是了解人的阴柔之力,比较的知识则是了解人的阳刚

之力。^{»[1](150)}因此,直觉方法与比较方法之间也存在一种辩证的互动关系。将一个文本的语言和形式与其他文本的语言和形式进行比较,但比较不是解释学的全部所在,仅有比较是远远不够的。解释者还必须有直觉的天赋,感受活生生的语言如何影响思维结构及其表达方式。风格的统一性不能根据概念而只能根据直觉来把握,起初只能决定其大概轮廓。解释者从考虑作品的总体布局开始。那么如何发现作品的个性呢?在施莱尔马赫看来,先要把握整体的统一性,再在整体中把握它与部分的关系。作者表现个性的方式各各不同,即使表现同一思想,不同的作者也会表现出截然不同的个性特征。

总之,解释者必须尽力发现作品潜在的统一性,这就要对文本进行比较。然后才能明白在统一体内部有待解释的作品是如何组合的。个性只有从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中才能把握。直觉不能沟通,比较永远不能达到真正的个性,一般和特殊是互相渗透的。因此,直觉方法与比较方法必须协调统一,才能拓展和深化理解。

三、解释的任务:更好地理解

在施莱尔马赫的解释学手稿中,解释学的任务处在变动不居的发展之中。在《手稿二》中他提出了解释学的两大任务,“一般任务是研究文本的思想、统一性、特殊性。”“特殊任务是研究各种成分如何组合的方式、心理和个人方面。”^{»[1](45)}在《手稿三》他把解释学的任务规定为“理解文本起初和作者一样好,然后比作者理解得更好。因为我们不能直接了解作者之所想,我们必须千方百计意识到作者本人没有意识到的东西,除非作者反思了自己的作品并成为自己的读者。”^{»[1](112)}由此看来,把理解作为解释学的任务是施莱尔马赫一以贯之的思想。他将这一任务化解为两个方面。从消极方面来说,解释学的任务是“在任何地方避免误解”;从积极方面来说,解释学的任务就是“比原作者更好地理解”。所谓理解就是理解文本,就是再现、重构我们所不熟悉的文本的思想和作者的意图。在施莱尔马赫看来,把理解当作解释学的任务,并认为思想既不能当作客观的东西,也不能当作某物,而是当作一种任务,那么意义的种种虚假的辩证区别就可以避免。

虽然施莱尔马赫提出避免误解是解释学的一大任务,但他更强调用积极的原则提出解释艺术的规则,“用历史的、直觉的、客观的、主观的方法重构某一表

达(消极原则是避免误解材料和形式因素)。”施莱尔马赫的客观的、历史的解释方法指的是把与语言相关的表达视为一个整体,把所包含的知识视为语言的产物。客观的、直觉的解释方法指的是意识到表达本身如何进一步促进语言的发展。主观的、历史的解释方法指的是了解作为人类心灵的事实的表现是如何发生的。主观的、直觉的解释方法指的是意识到表达中所包含的思想如何进一步对作者施以影响。总之,唯有把两个方面都考虑到,才能避免误解。

为了趋近正确的理解,解释者要设身处地地让自己置身于作者的位置上。就客观方面而言,要求解释者同作者一样了解语言;就主观方面而言,要求解释者了解作者生平的内在与外在方面。这两个方面只有在解释本身中才能实现。

正是在此基础上,施莱尔马赫提出“比作者理解得更好”。施莱尔马赫对解释学任务的规定,表明他把理解当作认识论或方法论概念,是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待理解的主体与理解对象的关系的,即“二者是理解与被理解的关系,而不是相互理解的关系”。^[2]他把理解当作主体被动反映对象的关系,把更好地理解当作解释学的最终目的。这是时代的局限。伽达默尔把理解视为“此在”的存在方式,将施莱尔马赫的普遍方法论解释学发展到哲学解释学。

四、普遍方法论解释学的当代意义

施莱尔马赫创立的普遍解释学是人类文化一个里程碑式的创造。他分析了理解得以发生的条件,规定了解释学的任务与方法。他将普遍解释学定位于理解的艺术,使理解本身成了被关注的中心,承认了人与人之间最初的差异。自施莱尔马赫以来,解释学领域虽然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从施莱尔马赫到狄尔泰、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吉默尔,仍有一根一以贯之的红线,那就是理解本身。把解释学定位于理解本身,是施莱尔马赫对解释学理论最大的贡献,使他赢得了“现代解释学之父”的美誉。狄尔泰在施莱尔马赫解释学理论的影响下,把理解作为精神科学的普遍方法论。可以说,没有施莱尔马赫就没有狄尔泰,没有狄尔泰就没有人文科学及其方法论的独立性。

施莱尔马赫阐发的语法解释和心理解释(包括技术解释)构成了一个系统的方法论,其目的是为了达到对原文的客观理解,把握原文的客观含义。“他的语法解释第一次把语言问题引入哲学,并最早作出了对 20 世纪影响深远的语言和话语的区分;他的心理解释第

一次把心理学引入释义学，竭力创造性地重建原作者当初的思想创造过程。^{»[3]}

施莱尔马赫将解释学循环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一是将传统的解释学循环从语法层面拓展到心理层面，整体与部分的互动在原来的基础上得到了拓宽；他首倡的直觉的方法使解释学循环中整体与部分的辩证关系包含了非理性因子。

施莱尔马赫的解释学反映了与历史、历史资源的关系。解释学横跨了人，即作者与读者之间的距离，但这些人因时代、观察方式、世界关系、思考方式的变化而疏离了。在施莱尔马赫那里，历史文本没有直接与当代解释者对话，而只是与最初的读者对话。当代解释者要从最初的历史语境出发来理解最初的交流。经过伽达默尔的批判继承，把理解视为主体与客

体相互问答、相互对话的关系，从而将施莱尔马赫的方法论解释学推进到哲学解释学。

一言以蔽之，施莱尔马赫的普遍解释学一方面具有现代认识论、方法论意义，另一方面，又大大拓展了现代认识论、方法论的范围，为后人开辟独立的认识论、方法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 [1] F. Scheiermacher. *Hermeneutics: The handwritten Manuscripts* [M]. Atlanta: Scholars Press, 1977.
- [2] 李毓章. 关于更好地理解——以施莱尔马赫和伽达默尔为例[J]. 中国人民大学报, 2003, (1): 68-75.
- [3] 邓安庆. 试论施莱尔马赫思想的现代意义和对后世的影响[J]. 湖南社会科学, 2000, (5): 4-8.

On Schleiermacher's general hermeneutics of methodology

CAI Xi

(Liberal Arts College of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8001, China)

Abstract: The general hermeneutic advocated by Schleiermacher defines hermeneutic as the art of understanding, takes the understanding itself rather than the specific content as the object of hermeneutic, stipulates ways of interpretation, i.e., grammar interpretation and psychological interpretation, and tasks of interpretation, that is, to understand the text better than its author, and boosts traditional hermeneutic to a new level, which lays a solid foundation for future generations' to open up an independent epistemology and methodology.

Key Words: Schleiermacher; the general hermeneutic; the art of understanding; ways of interpretation; tasks of interpretation; linguistics; philosophy

[编辑：颜关明]